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零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七回　散餘資賈母明大義　復世職政老沐天恩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政進內，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，又見了各位王爺。北靜王道：「今日我們傳你來，有遵旨問你的事。」賈政卽忙跪下。衆大人便問道：「你哥哥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，縱兒聚賭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，你都知道麼？」賈政囘道：「犯官有閣本和藤本作：自從主恩欽點學政，任滿後查看賑恤，于上年冬底囘家，又蒙堂派工程，後又徃江西監道，題叅囘都，仍在工部行走，日夜不敢怠惰。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，寔在糊　　，不能　　叫閣本和藤本作：教子侄，這就是辜負聖恩。亦求主上重重治罪。」

北靜王據說轉奏，不多時傳出旨來。北靜王便述道：「主上因御史叅奏賈赦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。據該御史指出安平州互相徃来，賈赦包攬詞訟。嚴鞫賈赦，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，並未干涉官事。該御史亦不能指寔。惟有　　勢强索石獃子古扇一　　是寔的，然係玩物，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。雖石獃子自盡，亦係瘋傻所致，與逼勒致死者有間。今從寬將賈赦發徃臺站効力贖罪。所叅賈珍强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　　，提取都察院原案，看得尤三閣本作：二姐寔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，因伊貧苦自願退婚，尤三閣本作：二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爲妾，並非强占。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　　，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，本意爲伊擇配，因被逼索定禮，衆人揚言穢亂，以致羞忿自盡，並非賈珍逼勒致死。但身係世襲職員，罔知法紀，私埋人命，本應重治。念伊究屬功臣後裔，不忍加罪，亦從寬革去世職，　　徃海疆効力贖罪。賈蓉年幼無干省釋。賈政寔係

在外任多年，居官尚屬勤慎，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。」賈政　　了，感激涕零，叩首不及，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。北靜王道：「你該叩謝天恩，更有何奏？」賈政道：「犯官仰　聖恩不加大罪，又　　將家產給　　，寔在捫心惶愧，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。」北靜王道：「主上仁慈待下，明慎用刑，賞罰無差。如今既　　莫大深恩，給還財產，你又何必多此一奏。」衆官也說不必。賈政便謝了恩，叩謝了王爺出来。恐賈母不放心，急忙赶囘。

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頭打聽，一見賈政囘家，都略略的放心，也不敢問。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，將　　聖恩寬免的事，細細告訴了一遍。賈母雖則放心，只是兩個世職革去，賈赦又往台站効力，賈珍又往海疆，不免又悲傷起来。邢夫人尤氏　　見那話，更哭起來。賈政便道：「老太太放心。大哥雖則台站効力，也是爲國家辦事，不致受苦，只要辦得妥當，就可復職。珍兒正是年輕，狠該出力。若不是這樣，便是祖父的餘德，亦不能久享。」說了些寬慰的話。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，那邊東府賈珍窕竟隔了一層。只有邢夫人、尤氏痛哭不已。邢夫人想着「家產一空，丈夫年老遠出，　　下雖有璉兒，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，如今是都靠着二叔，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。獨我一人孤苦伶仃，怎麼好。」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，除了賈珍也箄是惟他爲尊，又與賈珍夫婦相和，「如今犯事遠出，家財抄盡，依住榮府，雖則老太太疼愛，終是依人門下。又帶了偕鸞、佩鳳，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。」又想着「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，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，依舊夫婦完聚。只留我們幾人，怎生度日！」想到這裡，痛哭起來。

賈母不忍，便問賈政道：「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，可能囘家？蓉兒既没他的事，也該放出来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若在定例，大哥是不能囘家的。我已托人狗個私情，叫我們大老爺同侄兒囘家好置辦行裝，衙門内業已應了。想来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来。只請老太太放心，兒子辦去。」賈母又道：「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，總没有問過家事。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，房屋入官不消說的。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裡也都抄去了。咱們西府銀庫，東省地土，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？他兩個起身，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。」賈政正是没法，聽見賈母一問，心想着：「若是說明，又恐老太太着急。若不說明，不用說將來，現在怎樣辦法？」定了主意，便囘道：「若老太太不問，兒子也不敢說。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，現在璉兒也在這裡，昨日兒子已查了，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，不但用盡，外頭　　有　　空。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，雖說主上寬恩，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。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。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，一時也算不轉來，只好儘所有的　　聖恩没有動的衣服首飾，拆變了給大哥、珍兒作盤費罷了。

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。」賈母聽了，又急得眼淚直淌，說道：「怎麼着，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！我雖沒有經過，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强十倍，也是擺了几年虛架子，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来了，不消一二年就完了。據你說起來，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，外頭　　有些挪移。如今無可指稱，誰肯接濟？」說着，也淚流滿面，「想起親戚來，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，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。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，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，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，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。」

賈母正在憂慮，只見賈赦、賈珍、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。賈母看這般光景，一隻手拉着賈赦，一隻手拉着賈珍，便大哭起来。他兩人臉上羞慚，又見賈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：「兒孫們不長進，將祖上功勳丟了，又累老太太傷心，兒孫們是死無　　身之地的了！」滿屋中人看這光景，又一齊大哭起来。賈政只得勸解：「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，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，遲則人家就不依了。」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：「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。」又吩咐賈政道：「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，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，那時悞了欽限怎麼好。只好我替你們打　　罷了。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，也不是常法兒。」一面說着，便叫鴛鴦吩咐去了。這裡賈赦等出来，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，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，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。賈赦年老，倒也拋的下。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，賈璉、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。雖說是比軍流減等，究竟生離死別，這也是事到如此，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。

說賈母叫邢、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，開箱倒籠，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儹的東西都拿出來，又叫賈赦、賈政、賈珍等，一一的分派說：「這裡現有的銀子，交賈赦三千兩，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，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。這三千給珍兒，你只許拿一千去，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。仍舊各自度日，房子是在一處，飯食各自吃罷。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。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，如今弄得精光，也給他三千兩，叫他自己收着，不許叫璉兒用。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，叫平兒來拿去。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，　　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，如今我用不着。男的呢，叫大老爺、珍兒、璉兒、蓉兒拿去分了，女的呢，叫大太太、珍兒媳婦、鳳丫頭拿了分去。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，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。」

分派定了，又叫賈政道：「你說現在　　該着人的使用，這是少不得的。你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。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，你也是我的兒子，我並不偏向。寶玉已經成了家，我剩

下這些金銀等物，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，這是都給寶玉的了。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，蘭兒也好，我也分給他們些。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。」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　　，俱跪下哭着說：「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兒孫們没點孝順，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，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！」賈母道：「別瞎說，若不鬧出這個亂兒，我還　　着呢。只是現在家人過多，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，留幾個人就彀了。你就吩咐管事的，將人叫齊了，他分派妥當。各家有人便就罷了。譬如了誰知閣本和藤本作：一抄盡了，怎麼樣呢？我們裡頭的，也要叫人分　　，該配人的配說，只見閣本和藤本作：人，賞去的賞去。如今雖說偺們這房子不入官，你到底把這園三千給閣本和藤本作：子交了纔好。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，該賣的該賣閣本和藤本作：賣，該留的留，斷看各自閣本和藤本作：不要支架子做空頭。我索性說了罷，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，大閣本和藤本作：二太太那裡收着，該叫人就送去罷。倘或再有點事出來，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。」

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，一聽賈母的話，一一領命，心想：「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，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。」賈政見賈母勞乏，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。賈母又道：「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，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。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丫頭。」賈政等　　到那裡，更加傷感。大家跪下：「請老太太寬懷，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，過了些時都　　了恩眷，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，以贖前愆，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。」賈母道：「但願這樣纔好，我死了也好見祖宗。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，受不得貧窮的人哪，不過這幾年看着你們轟轟烈烈，我落得都不管，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，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！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，是我早知道的了。只是『居移氣，養移體』，一時下不得臺來。如今借此正好收斂，守住這個門頭，不然叫人笑話你。你還不知，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，我心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，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强，能彀守住也就罷了。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！」

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，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来囲王夫人道：「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，哭了一場，如今氣都接不上來。平兒叫我来囲太太。」豐兒没有說完，賈母聽見，便問：「到底怎麼樣？」王夫人便代囲道：「如今說是不大好。」賈母起身道：「噯，這些　　家竟要磨死我了！」說着，叫人扶着，要親自看去。賈政卽忙攔住勸道：「老太太傷了好一囲的心，又分　　了好些事，這會該歇歇。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，該叫媳婦睄去就是了，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。倘或再傷感起来，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，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各自出去，等一會子再進來。我還有話說。」賈政不敢多言，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，又叫賈璉挑人跟去。這裡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。

鳳姐正在氣厥，平兒哭得眼紅，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、寶玉、寶釵過来，疾忙出來迎接。賈母便問：「這會子怎麼樣了？」平兒恐驚了賈母，便說：「這會子好些。老太太既來了，請進去瞧瞧。」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。鳳姐開眼瞧着，只見賈母進來，滿心慚愧。先前原打箄賈母等惱他，不疼的了，是死活由他的，不料賈母親自來瞧，心裡一寬，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，便要扎挣坐起。賈母叫平兒按着，「不要動，你好些麼？」鳳姐含淚道：「我從小兒過来，老太太、太太怎麼樣疼我。那知我福氣薄，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，不但不能彀在老太太跟前盡黠孝心，婆閣本和藤本作：公婆前討個好，還是這樣把我常閣本和藤本作：當人，叫我帮着料理家務，被我鬧的七顛八倒，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、太太呢！今日老太太、太太親自過來，我更當不起了，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。」說着，悲咽。賈母道：「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，與你什麼相干。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，這也箄不了什麼呀。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，任你自便。」說着，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。

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，如今被抄盡淨，本是愁苦，又恐人埋怨，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，今兒賈母仍舊疼他，王夫人也嗔怪，過来安慰他，又想賈璉無事，心下安放好些，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，說道：「請老太太放心。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，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丫頭，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、太太罷。」賈母　　他說得傷心，不免掉下淚來。寶玉是從來没有經過這大風浪的，心下只知安樂、不知憂患的人，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，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，見人哭他就哭。鳳姐看見衆人憂悶，反倒勉强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，求着「請老太太、太太回去，我畧好些過來磕頭。」說着，將頭仰起。賈母叫平兒「好生服侍，短什麼到我那裡要去。」說着，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。只聽見兩三處哭聲，賈母寔在不忍聞見，便叫王夫人散去，叫寶玉「去見你大爺大哥，送一送就回來。」自己躺在榻上下淚。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，賈母暫且安歇。

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。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？不免心中抱怨，叫苦連天。正是生離果勝　　别，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。好好的一個榮國府，鬧到人嚎鬼哭。賈政最循規矩，在倫常上也講究的，執手分別後，自己先　　馬赶至城外舉酒送行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，已閣本和藤本作：力圖報稱的話。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别。

賈政帶了寶玉回家，未及進門，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：「今日旨意，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。」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，門上人和他們分争，說是「本來的世職我

們本家襲了，有什麽喜報。」那些人說道：「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麽還難得，你們大老爺鬧掉了，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。如今的聖人在位，赦過宥罪，還賣閣本和藤本作：賞給二老爺襲了，這是千載難閣本和藤本作：難逢的，怎麽不給喜錢。」正鬧着，賈政囘家，門上囘了，雖則喜歡，究是哥哥犯事所致，反覺感極涕零，赶着進内告訴賈母。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，過來安慰，　　得世職復還，自是歡喜。又見賈政進來，賈母拉了說些勤黽報恩的話。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，只不好露出來。

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，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，今兒賈政襲職，知聖眷尚好，大家都來賀喜。那知賈政純　　性成，因他襲哥哥的職，心内反生煩惱，只知感激天恩。于第二日進内謝恩，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脩摺奏請入官。内廷降旨不必，賈政纔得放心。囘家已後，循分供職，但是家計蕭條，入不敷出。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。家人們見賈政忠　　，鳳姐抱病不能理家，賈璉的　　缺一日重似一日，難免典房賣地。府内家人几個有錢的，怕賈璉纏擾，都裝窮躲事，甚至告假不來，各自另尋門路。獨有一個包勇，雖是新投到此，恰遇榮府壞事，他倒有些真心辦事，見那些人欺瞞主子，便時常不忿。奈他是個新来乍到的人，一句話也插不上，他便生氣，每天吃了就睡。衆人嫌他不肯隨和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，並不當差。賈政道：「隨他去罷。原是甄府荐來，不好意思，横　　家内添這一人吃飯，雖說是窮，也不在他一人身上。」並不叫來驅逐。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，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，只得由他。

忽一日，包勇奈不過，吃了幾杯酒，在榮府街上閒逛，見有兩個人說話。那人說道：「你瞧，怎麽個大府，前兒抄了家，不知如今怎麽樣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他家怎麽能敗，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，雖是死了，到底有根基的。况且我常見他們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，那裡没有照應。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，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麽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白住在這裡，别人猶可，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！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，前兒御史雖叅了，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。你道他怎麽樣？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，怕人說他　　護一家，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脚，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。你道如今的世情　　了得嗎！」兩人無心說閒話，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。包勇心下暗想：「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！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麽人。我若見了他，便打他一個死，鬧出事來我承當去。」

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，忽　　那邊喝道而来。包勇遠遠跕着。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：「這来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。」包勇聽了，心裡懷恨，趁了酒興，便大聲的道：「没良心的男女！怎麽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。」雨村在轎内，聽得一個「賈」字，便留神觀看，

見是一個醉漢，便不理會過去了。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，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，問起同伴，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。「他不念舊恩，反來踢弄偺們家裡，見了他罵他几句，他竟不敢答言。」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，只是主人不計較他，如今他又在外闖禍，不得不回，趁賈政無事，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。賈政此時正怕風波，

得家人回稟，便一時生氣，叫進包勇罵了几句，便派去看園，不許他在外行走。那包勇本是直　　的脾氣，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，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。他也不敢再辨，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